

你是

你是

我头颅里蠕动的虫子

自由在高墙外面

爱人在高墙外面

儿子在高墙外面

母亲朋友都在高墙外面

我在监狱里

你在我的血液里

尽管蠕动的虫子让我烦躁

可你从我的里面为我疗伤

一段狱中记录

作者：李必丰

公元一九九二年的夏天，在四川省第一监狱的犯人监舍屋顶菜地里，我与那个从劳改煤矿转到南充监狱的老犯张发福单独呆了三天，我们的任务是在屋顶菜地靠监狱浴池的地方用铁丝加上塑料块做一道挡墙，为的是不让其他的犯人到这里来偷看下面监狱女浴池的女人洗澡。那时我之所以会得到这份差使，是因为我的刑期短，而且我在队上的小卖部上班，再加上我不是刑事犯罪份子，所以干部派我与楼上那个刚从煤矿转监来的老犯人一道做这件事。

从第二天起，他给我讲述了他的一切。我从他的谈话里面一次次感觉到了心灵的震颤。他是一个在解放前上过中学的人，他喜欢读书，懂得许多的道理；他甚至喜欢诗歌。在他的一再要求下，我只好把我写的一首诗留给了他，没有几天，我就转监了，我是在到了三监之后，在一监的人到三监来找我对帐的时候听说张发福出事的。他把我们用来做挡板的塑料块绑在自己的手臂上，然后从楼上跳了下去，他没有死，但是摔成了植物人。

我不知道他是否看过我的诗。后来当我从四川省第三监狱满刑释放时，我把这首诗的原稿塞在当初廖亦武送给我的一把洞箫里面，然后用肥皂将下面的孔堵上，就这样我把这首诗从监狱里带了出来。这么多年，我只要一想起张发福，我就会想起那一道用塑料板块作成的挡墙，虽然它与我诗歌中写到的墙不是一会事，但我无法把诗歌与张发福分开。

无形的墙，谁的墙？

父亲

我们到哪里去

青烟袅袅

星系、化石、现代社会

街市的脚步密密麻麻

星星纽扣般排列

墓地咀嚼着匆匆人流

磷火的唾液洗涤回忆

树与草们的根须触摸太阳

老子、孔子……

一个个幽魂在寂寞的颅腔

用五千年锤打钻石颗粒

钟摆蚯蚓般穿来穿去

躯壳空洞

宇宙噼里啪啦

城市锋利的牙齿

算盘被谁拨的如此之快

蜂拥的土壤如洪水

从拥挤到拥挤

风的软指弹动树条

云琴萧萧

瓦楞间鸽子收敛着翅膀

遗骸里跳跃着淡绿色芽孢

你的爪子撩拨母亲奶头

皱纹下

子宫裸露

宇宙爆炸

意象分崩析离

血液航程
暗礁撞毁远航彗星
一滩羊水托起七块浮萍
生命之根于水与火里燃烧成一条条鱼
那么我们是哪一鱼种
这世界为何不见供我们修房搭屋的浮萍
淡蓝的火焰烘灼天宇
苍蝇般的星星在夜的花丛中眨眼睛
涪江轻轻揉搓城池脚背
归鸦送藏落日
荧光闪烁
琥珀、月亮、星星
一盒珠宝被云压进大理石天枕
光明隐逸
翅膀从母亲的乳峰下飞起
鱼钩密布
欲望操纵意识之竿垂挂时间钓线
生命诱饵下
泥土伸出长长的脖子
嘴与嘴的对垒
头鱼散发迷幻剂
数不清的母亲临盆于漂流瓶底
饥饿的脚伸出十指捧着叫儿女的漏碗四处乞行
灯，灯，灯
照耀万物的不灭之灯究竟被谁占据
黄土弥漫
这么多人
这么多船
一双双软桨被羽毛自戕
夜的寒窑
落叶溅起璨玉碎粒
黑蛇筑巢于中庸堂顶
水鸟踩碎珍珠般细浪
于睫毛丛中啄食上望下看的眼睛

步入楚河汉界
我寻觅缥缈花朵
父亲
我们家的小花在哪里绽放

是谁用刀砍削汉字如此随意
天坛与地坛上
皇帝们用鞭子正在抽打一只只陀螺
“栓住嘴巴为中
长鞭围处为国”
烟波浩淼
五千年渊薮沉船叠桅
苇花与帆影吹乱拉网小调
码头在鱼市上活蹦乱跳
渡口的石阶挤满捉虱子的乞丐
一只
两只
三只
我们、你们、他们
这么多人、这么多嘴、这么多血
神庙前人头簇拥
无数条忙乱的小虫在裤裆里挤来挤去
两把卵形手术刀眨眼就把人肢解为上亿的小鱼
下雨了
下雨了
谁倾大缸于星际
这么多人这么多嘴这么多爪
洪荒铺天盖地
大禹不知何去
人们自己湮没自己
生存空间
生存空间在哪里
遗址残存
到处是涂抹法典彩釉的宫殿与庙宇的残垣断壁

只有死人是分阶级的
一颗颗头颅在我们的鞋底静坐示威
活着的人却从不搭理
口琴声从远处传来
谁的小嘴吞噬在
这世界

博物馆的柜厨里
挤塞一只只僵硬的耳朵与眼睛
陶俑布列方阵
出征
秦雕汉刻
一颗颗头颅浇铸铅水
这么多人
比赛一站接一站
看谁最慢到达终点
太阳吮吸大地之血
旱田大坂
瑟瑟枝叶扎入空空灵魂
风的脑髓开始流浪
一些干瘪的籽粒生根、发芽、开花、结实
最终于秋收的空旷里
等待御火的焚烧
灰烬茫茫

我们只是保育员与纵火犯
公元1989
有人在自家门前放火

淘金者一串联一串
黄金之冠扣压泪水浸泡的史篇
活埋汉字的幽台
宴席密布
一块块白骨摆堆大碟小盘...

揩干夜的浊气

太阳烂醉如泥

风的经脉

琉璃瓦荡漾

我的老爹

昨夜是不是搂着母亲醉困杯底

算一算酒钱

需要多少粮食

折抵几筐贝币

面对上苍

我的火眼早被暴雨浇灭

活着是一堵墙

死是唯一泥匠

寒冬狂吹着雪风

人们依旧在用冰块搭筑定律

等待春天的太阳

只有自然涌动精灵之海

一缕缕撵散的灵气跳跃蒸腾

风起动云的囚车

水流放到雨里、冰里、雾里、火里”

千古以来

谁对这糖衣裹着的炮弹进行过拒绝

我只是一次一次听见有人说

他能够把糖衣吃掉将炮弹还给贿赂者

沼泽困绕

我们寻觅木桩、锯子、螺丝钉、拉链

神们在棺材般的石像里滴淌尸水

死亡一圈圈剥蚀皮肤深处的廊柱

我的舵哟！

你是否还驾御我这出租船于水与土之间划来划去？

家是日渐衰败的残枝
绿色的爪子撕扯阳光
星球在嘴唇里一点点消亡
几只蜜蜂飞过温润的花蕊

橡皮奶头里

艺术、哲学、宗教勾兑着魔幻之液
一只只蚂蚁衔着一枚枚腐叶拖进洞穴
无数个发掘者从那句号的孔洞里掏出一块块光灿灿的金币
碑倒了

人头正在向方形进化

鳞甲铜绿毛茸茸地遮盖视线

苦涩的目光回映滴血的孔洞

枫叶拂扫秋影

脚步由远而近

谁在急促推打寒窗？

收帐的链子来了

这高利贷

祖祖辈辈？一代又一代

欠帐的单据化在血里从祖宗高高的山上向我们流来

遗传是我们的泉眼

是清是浊

我们自己已经无法改变

祖辈欠下的债务

没有人还得清

告诉我？谁最终将榨干我们最后一滴血

然后把我们还给地底放高利贷的钱庄

我们去死

谁又去活

拿去吧

骷髅是我唯一的资本

去哪里

去哪里

老天

你的肉膀把我夹得好痛

我再也跑不动

天狗吃月的传说

下雨前一只只鱼头在水面串跃

风儿掐破星星的睾丸

我一拳打瞎自己的眼睛

河床内奔腾的血

狱吏伪装成太阳

在窗外走来走去

叛徒纵有千万条理由最终少一滴血

骗子纵有千万张嘴脸最终少一真诚

暴君纵有千万把屠刀最终少一人性

命运纵有千万次机遇最终少一过去

这世界向来如此

万万年过后

生命依然是一张张白纸

(公元一九九二年于南充四川省第一监狱)